### Track 5 混乱的狂想曲

而你就像，莲花平静地开落。

存在瑕疵的金融监管体制和过度廉价的社会信用，这两只落在经济大网中的小蝴蝶，拼命地扇动着翅膀，于是在美国纽约市华尔街上空引发了一场长达几年的金融风暴。无数违约的合同，贬值的美元，逐年亏损的年报，裁员计划和清算记录，反复斟酌的并购方案，随着房地产泡沫的一声破裂，像核聚变一样引发了剧烈不可控的连锁反应，轰隆隆的响在每一个与货币打交道者的耳边，贷款人、操盘手、交易员、银行家无一幸免。

失业的贷款人惆怅于一份份杳无音讯的简历。

证券交易所的大屏幕上永远都是大面积绿色的数字和K线图。

交易员灌下一杯又一杯苦涩的咖啡，睁着空洞的双眼。

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三大投资银行终于顶不住压力，陆续宣告破产，如同被冲毁的高大堤坝。

经济世界哀鸿遍野。

而这场席卷了美洲大陆的金融风暴并没有影响到我们这群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我们只关心剩下的这点钱还够不够撑到月底。

我这样想，会不会有一场别具一格的大海啸正在悄然孕育，它昂首翘楚，觊觎着我们脆弱不堪的海岸线。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是否可以拉起一个奄奄一息的遇难者，或者无力自保，在翻腾中挣扎。

苏瞳还是不紧不慢地去麦当劳打工，期中考试告一段落，他又有时间练起了空竹。比起他安静看书的样子，很难想象一个文质彬彬的男生玩起空竹来是多么啼笑皆非，不对，那个词是怎么说的来着，难能可贵！

武兵的高数作业依旧是每个周末最为应时的抢手货。服务不到位的学习委员并没有提醒大家，别把名字也抄上，于是梅梓羽同学上演了一出喜剧。高数老师抖了抖手里的两份作业：“这是哪位同学这么热心，帮学习委员写了一份作业，不过你怎么写了你自己的学号？”梅梓羽小声嘀咕着：“你是数学老师还是语文老师啊，抄个作业说的这么婉转。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白城平没日没夜研究着他的变形金刚——全自动咖啡机，直到他成功地做出了一杯卡布奇诺，然后被我无情地抢了过来：“我帮你尝尝，万一毒死你就不好了。”他满面诚意地说：“万一毒不死你就不好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现阶段的白城平，只要陆清对他冷淡点，他的五官就会拧在一起，然后趴在桌上唉声叹气。但若从陆清那稍微得到点甜头，他的脸便像望日的满月，烁烁放光，不过他会在第一时间或抱怨或显摆给我们看，根本不用我们猜测发生了什么。“陆清就是你那张明灭闪烁的脸的开关。”苏瞳如是说。后来我们给这个新发现起了个高端大气的名字——开关效应。

我和陶飞通过电话做着斗嘴的日常任务。

“美国这次的金融危机可真厉害啊，曾经的投资巨头雷曼兄弟都倒下了。”

“你说什么呢，夏先生，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呢。”

“你可真是肉眼凡胎啊，金融危机都不知道？！”

“可不，真看不出你是什么畜生变的。”

“……”

而易堂冬还是躲在寝室里，拨弄着跟随了他好几年的吉他，或者靠在墙边看电影看电视剧，深居简出得像大家闺秀。

如果说有一种东西让我始终不离不弃，那我敢说它一定是音乐，所以最近当你跟我说话而我死活不肯理你的时候，我一定在单曲循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或者你的长相实在是太丑了。

“音乐绝对是生活的调味剂，调色板，调皮蛋……”我的眼睛一下子钉在了霸占着整个篮球场围网的音乐海报，情绪激动，感慨万千。

音乐海报的主题是第33届深秋歌会。纯色的海报上，用乐器和音符拼出了5个知名的中外歌手，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我的视线仔细扫描着海报上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右下角处同样的落款，我瞬间深感只有艺术学院才能设计出如此抢人眼球的作品，而事实上，我拿起手机，准备打电话的原因并非是作者的学院，而是作者本身。

“喂，白城平，赶紧来篮球场，我在东边的围网那。”

“什么事啊？”

“别问了，你来就对了，五分钟之内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挂断了电话。

“……”

“到底什么事啊，还弄得这么神秘。”我低估了白城平的速度，他只用了两分钟。

“自己看，陆清设计的海报。”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我分明看到白城平的瞳孔是水汪汪的，不过想来也是可能的，现代诗人艾青好像有一句著名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他妈又想到你了。

“敢来，你就是明星。”白城平看着这届深秋歌会的广告语，“我想参加试试。”

“让你唱歌就像让没胳膊的人做俯卧撑。”

“那我没有胳膊也要做俯卧撑给她看呢？”

“你加油，我拉上苏兄和武兵给你当拉拉队。”

“别扯了，回去吧，上午我就接到通知了，让班长统计班里参加比赛的名单。”白城平又回头看了一眼海报的右下角，阳光就轻轻柔柔地洒在他俊朗的面庞上，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了一个词——开关效应。

身为班长的白城平最近掌握了一项特别惹人烦的新技能——群发短信，每逢大型活动，学院通知，老师调课，我们的手机总会在同一瞬间响起。于是大众疾苦，生灵涂炭。

“咱们学院的深秋歌会初赛要在下周日举行，学院要求每班至少三人报名。所以希望有实力的同学全力争取名次，本着娱乐精神的也可积极报名。报名截至明晚，收到请回复。”白城平的通知短信再一次奸污了我们的手机。

“我就在你身后，你还有必要发给我吗？”

“我得留下证据证明我已经通知你们了。”

“有道理，那我就不留下证据证明我收到了。我们可不是地主，给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省下这宝贵的一毛钱吧。”

“你哪里劳动了，苏瞳叫你起床，武兵给你作业抄，我帮你带饭，你整天摊在床上听歌，要不是给你憋急了不得不去厕所，真以为你是残疾人了，还好意思说你是劳动人民。”白城平左手撑在他的高级旋转椅的椅背上，转身给我一个180度的大白眼，宛若这孤寂的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星辰。这把旋转椅是跟“变形金刚”一同入住我们宿舍的，所以说他是地主并不为过。

“你刚才说什么了，我带着耳机没听到。”装傻是无言以对时绝佳的策略，尤其是对方已经抓住了你的逻辑错误。

“……”

“等下啊，我看下短信。”柳雨站在麦当劳的点餐台前，面对着文质彬彬的那个男生。

“我的短信铃声也响了，估计是班长发来的通知。”苏瞳走向身后的汽水机，一股褐色的液体贪婪地灌满了纸杯。

“果然是他的！”

“嗯。”苏瞳把纸杯稳稳地放在了餐盘上，旁边躺着两三张餐巾纸，整整齐齐的。

“我想报名深秋歌会，下周日初赛，你能来吗？”

“能。可乐不加冰是吧。”苏瞳把餐盘推向了她，像冰壶一样，准确地停在了恰到好处的地方。

“嘿嘿。”柳雨眯起了眼睛，视线落在他上下滚动的喉结上。

黑暗中的嫩芽，正在拼命地汲取腐殖质中的养分，穿越冰冷的土壤，泥沙和碎岩，准备冲向心目中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

“喂，地主，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找陆清聊天呢，海报可是她设计的，她又是班长，报名的事你们应该很有共同语言的啊。”我从床上探出脑袋。

“早就预谋好了，这不正在实施吗。”白城平朝我挑动着眉毛。

“原来你这么不老实啊。”我重新躺下，听我的音乐，“加油，单身青年。”

“没空理你。”白城平的手指在键盘上哒哒地敲击出了幸福的声响。

“我在篮球上的围网上看到你设计的海报了。”光标一闪一闪的，心跳一般等待对方的回复。

QQ的窗口好久没有出现新的文字。

白城平时而趴在桌子上，把脑袋深埋在臂弯里。

时而不停地切换页面，却没有一个能让他视线停留的亮点。

时而胡乱地敲打出毫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然后一并删除。

……

“我厉害吧。”他突然挺直了腰背，僵硬的骨节摩擦得生疼。

“我舍友站在那里看了好久，直竖大拇指。”

“哈哈，本姑娘就是这么有魅力。”

“不对吧，应该是你的海报有魅力。”白城平发过去了一个抠鼻的表情。

“都一样啦。”陆清发过来了一个吐舌的表情。

“你们学院深秋歌会的初赛定在什么时间？”

“下周日晚上。”

“这么巧，我们也是。”冲突的时间安排让白城平放弃了观赛的邀请，“最近看什么动画呢？”

“nana，特别感人。你快去看看。”

“好。”白城平的心头密密麻麻地撒上了一层砂糖，甜得发腻。

“喂，床上瘫痪的那位同学。”白城平扔过来一团纸，正巧击中我跟着节奏摇晃的脑袋。

“混蛋啊！不要把你的子孙后代扔给我啊！”我坐立起来，捏着纸团露出的一角丢还给他，“还有，你才瘫痪呢，你全家都瘫痪。”

“好好，我瘫痪，问你个正经的事，你看过nana吗？”

“如果你说的nana是动漫的话，我觉得将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耳机从耳道里滑了出来，顿落在床单上。

“比如？”

“比如现在想起的电话铃。”我目光呆滞地盯着闪动着来电提示的手机屏幕，“喂，雪。”

白城平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和尚，你看nana了没？”

“看了……当然看了。”

“嘿，地主。”我捂住听筒，轻声问白城平，“nana的女主叫什么？”

“就叫nana。”

“女主nana实在是太可爱了。”我松开了听筒。

“哪个nana啊？”我听不出安雪的语气，就想大雾中看不清对面走来的人。

“还能有两个nana不成啊。

“哦，晚安。”安雪挂了电话，我呆呆地看着白城平。

“其实真的有两个角色叫nana。”白城平道破了真相。

“不！早！说！”

安雪的失落就像一枚已经开启的定时炸弹，而她的男朋友总是浑然不知地加速了倒计时的进程，于是她那岌岌可危的微渺信念，一次又一次地逼近爆炸的边缘。她是多么希望他能准确地剪断那根可以让计时器停止的线，但他好像偏偏每次都更倾向于另一根。

她蜷缩在床的一角，把脑袋深深埋在枕头里，温热的一片带着上涌的水汽，舍友昏黄的台灯在她垂下的长发上映出黯淡的光斑，好像哀伤无助的眼神。她努力地回想着从前种种的欢乐时光，他在身边吵吵闹闹的时候，他偷偷在课桌上画了一朵雪花的时候，他耍脾气坚决不换座位的时候，他买了两瓶绿茶给了自己一瓶的时候，他傻乎乎地接受表白的时候，他装作深情款款读情诗的时候。

她渴望他能立刻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勇敢地吻着自己的唇边，然后第一次对他说出“喜欢你”。

“不早说什么啊？”苏瞳走进了寝室。

“没你事。”我没好气地说道。

“反正你说了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听，赶紧洗澡睡觉了，”苏瞳一下子冲进了卫生间，锁上了门，“明天第一节课是高数，我可不叫你了。”

“嗯，我也不会叫。”在一旁一直看笑话的武兵终于说话了。

“你怎么不会叫了？来我教你，汪~”

“哟，你终于说家乡话了，我很欣慰。还有，以后的高数作业自己做。”

我发现我们寝室的内战永远是以多胜少，这次白城平毅然加入了强者的阵营，带着十足的王者风范，点了点头：“我也很欣慰。”

“……”

花洒源源不断地喷出温度高于体温的水，弥漫空中的水蒸气和青草味的沐浴液熏着苏瞳的脸，哗啦啦的水声掩盖住了他的一声浅笑，那抹笑容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毕竟镜子因为水雾的缘故也失去它原有的功效。那种感觉仿佛是北方人第一次尝到了南方一种味道奇怪的水果，虽不习惯却稍有回味。

“下周末来找我吧，我想你了。”程落落的短信亮了起来。

“学校有点事情……” 苏瞳翻身打开了短信。

“那你不来了？”

“来，反正也不是什么急事。”

武兵再次发难：“你不是说要睡觉吗，怎么又吧嗒吧嗒发起短信来了？”

“我已经睡着了啊，你听。”苏瞳关上了手机，打起了呼噜。

“可惜下周是深秋歌会，要是装孙子大赛，你一定是冠军。”我终于可以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结束这一天了，而不是心心念念地想着安雪到底会怎样责怪我。所以我觉得合伙欺负舍友是除了喝热水，重启电脑之外的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疑难杂症的万能良方。

而苏静云的这一晚，注定难眠。

就在四个小时前，苏静云和那个女孩坐在球门旁，两个人之间隔着一瓶矿泉水，是她递给他的。

“云，看了这么久你们的训练，还是觉得你最帅。”女孩拿起矿泉水瓶，放到了他的前面，悄悄地向右面移动了半个身位，如此近的距离还是第一次，即使两个人已经无数次坐在一起聊天了。苏静云一语不发，他自动过滤掉了除了女孩说出的第一个字以外的所有话语和动作。他的耳际萦绕的是柳雨一次又一次呼唤自己的名字，同样也是这一个字。

“云，我想吃你的可爱多下面的那块巧克力。”

“云，我把头发留长了会好看吗？”

“云，我好喜欢你送给我的这个玩偶，当然还有你！”

时间安静得如同即将考试的时刻，谁也不敢出声。

女孩还是试探着打破了沉寂：“云……你怎么……不说话……”

苏静云被女孩委屈的语气从回忆里抽了出来，恍若隔世地看着面前融入一泓月色的容颜，不真实感让他变得吞吞吐吐：“没，没有，训练，训练太累了。”

“那你休息会吧。”女孩揪着周围的青草。

潮湿的空气和着冰冷的银光，模糊了对面岿然不动的高大教学楼，上帝仿佛打翻了一桶深棕色的染料在这些建筑物上，又打翻了一桶墨绿色的染料在脚下的草地上，气氛窒息得像被钝器锤了胸口，若不是四周的蝉鸣，这真的是幅值得嘉奖的油画，一眼望去便呼吸不得。

汗珠从两个人的额头流向鬓角，流向脸颊。

“我……”苏静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

“我。”女孩看着他踟蹰的眼神。

“你是不是想说你喜欢我，哈哈，一定是这样。”女孩抢了先机。

“不是，秦枫，我想说我有女朋友。”苏静云看到她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像是冬季的傍晚，漫天的阳光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变换成了寂寥的黑幕。

“嗯。”秦枫拼命地点了点头。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我喜欢你啊。”秦枫挣扎着站了起来，揉了揉已经麻木了的双腿，“虽然你都有女朋友了。”

“我也喜欢你，即使我有女朋友了。”这句话在苏静云的齿缝中打了个圈，又被咽了回去。他仰望着她低垂下来的刘海，看不清藏匿在里面的眼睛。

“我先回去了，晚上给你发短信。”秦枫的眼泪在眼眶里打了个圈又渗了回去。早已麻木的腿跑了起来，还在鲜活跳动的心渐渐被这突如其来的悲伤浸洗着，越浸越渍，越洗越脏。

夜幕即将吞噬掉她身躯的时候，苏静云终于喊出了她的名字，像是预感到雨天的燕子，提前找到了屋檐。

秦枫用手背抹去了泪痕，咬着牙痛苦而又幸福地笑了一下，她知道，自己还没有输，只是赢起来会比较困难，苏静云的呼唤让自己不服输的本性又缓缓地燃烧起来。

电磁波守信地来往着。

“你可不可以不要远离我，让我陪在你身边就好。”

“嗯，好，跟以前一样。”

“那是不是证明你也喜欢我。”

“嗯，也跟以前一样。”

秦枫分辨不清之前的言行举止是表演还是真情流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苏静云正在心甘情愿地被她拉近辛苦营建的伊甸园。

自从国庆节以来，我和易堂冬的走动开始多了起来，我经常会抛下室友跟他一起去上课，或者跑到他的寝室跟他看电视剧。就在上个星期，这个死宅居然从网上翻出了小学时代的全民偶像剧《流星花园》，那时候F4的火热程度一点不逊于现在的super junior，但是现在提到F4，大多数人想到不过是键盘上一个按键罢了。易堂冬时不时会哼唱着《流星花园》中的主题曲和插曲——“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的《流星雨》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的太近”的《情非得已》。我就在一旁有滋有味地听着，他甚至会弹着吉他深情款款地唱起情非得已，像极了电视剧中庾澄庆在街边的样子。我想这就解释通了为何最近我成了他的跟屁虫，毕竟哪里有好听的歌，哪里就有我的影子。

周五的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彻底败给了同学的欢呼声，而我和易堂冬早已从后门蹿出了教室。

“话说你唱歌这么好，怎么不报名深秋歌会呢？”

“我一看是班长的短信，直接就关了，等我看到宣传海报的时候，报名已经结束了。”

“挂了那么久的海报，你鼻子聋了吗，居然没看到！”我指着陆清设计的海报。

“你还有脸说，一下课你就拽着我回去看电视剧，我能发现海报就有鬼了！”易堂冬又恼又怒。

“要不你赶紧练一下，周日你冲上舞台就开唱，凭你的嗓子，没准儿可以破格晋级。”在我脑子里永远不会没有主意，只是想出来的主意分为馊的和不怎么馊的，而易堂冬认定了这完完全全是个馊主意，否则他绝对不会选择白眼加沉默。

“哎，让你失去了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我也怪不好意思的，算了，请你吃个饭吧。”

“可别再去麦当劳了，我看到汉堡就像红卫兵看到反革命分子一样深恶痛绝。”

“好好，请你吃羊肉串去……”

“嗨，夏威。”柳雨从一旁蹦了出来，“你们干什么去？”

“这不放学了嘛，带儿子吃饭去。”我拍拍了易堂冬的脑袋。

“滚一边去！”易堂冬甩开了我的手。

“你们宿舍是不是明天都得给班长加油助威去啊。”柳雨强忍着笑转移了话题。

“no！苏瞳这孙子非要见她女朋友去，丝毫不顾兄弟情义，典型的重色轻友。”我义正言辞地批评着苏瞳，却发现柳雨脸上的肌肉突然松弛了下来，西下的余晖照在她的右脸颊上，左边一片阴影。

“哦，那我先走了，你们好好吃。”柳雨吃力地夹着课本转身走开了。

“你怎么满嘴儿子，孙子？”易堂冬不解地问。

“不好意思，听相声听多了，有时也说我是你爸爸。”我顿时感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金榜题名也不如当爹高兴。

陶飞再一次忐忑地拨出了电话，嘟嘟嘟的等待音像是即将离去的火车发出呜咽的哀鸣。

“周日要一起吃饭吧，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店。”

“周日有点事，下周吧。”陈荟婷皱了下眉头，接通了电话。

“又是下周啊。”陶飞不过是确定了已然预计好的答案。

“嗯，下周一定，拜拜。”

困惑，怀疑，猜测，妄想在陶飞的心里翻炒着，他无暇顾及火候，也没有看清调味料的量，本以为一道可口的菜肴焦黑在锅底，尝上一口，酸涩，苦闷，辛辣。于是五味交杂，百感交集。

夕阳的光芒从高空中卷积云的缝隙中费力的挤了出来，褶皱的云层覆盖了辽远的视界，褶皱的阳光刺激了不堪的泪腺。

路上我看到易堂冬发了条短信。

“给女朋友发短信呢？”我从没有听他说过关于女朋友的事，应该是单身的样子。

“嗯，对，女朋友。”他毫无停顿地回答了我，认真得如同开玩笑。

“快得了吧。”

“不信你还问我。”

“……”

深秋歌会的海选在焦急的期盼中开始了，我们终于不用忍受白城平催人泪下的歌声了。这一周以来，每天晚上我都会满脸泪痕地哀求他去楼道里练习，但是一想到他可能会被大家群起而攻之，我就主动躲出去找易堂冬了。苏瞳则直接跟同事换了两个晚班，同事的父母来京探望儿子，白天实在是没时间兼职，理由充分，充分得就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武兵更甚，他叹息着：“我们家杀鸡的惨叫声也不过如此。”然后他无情地拔掉了最后一根稻草，“不过你比鸡的天分高多了。”

此刻我们正在海选的现场。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们会象童话故事里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不出所料，白城平以一曲深情的《童话》感动了评委老师：“这位同学你的歌声感情真挚，但是唱功有待提升，老师希望下次能看到你更加出色的表现。”落选的白城平并没有得到苏瞳的安慰，反而是嘲讽：“你没能脱颖而出全怪你的编号，‘大家好， 我是二了吧（208）号选手白城平’。”

让我不解的是，苏瞳这家伙说好周一早上才会从女朋友那边回来，但是，周日中午他就推开了寝室的门，他给出的理由比之前故意逃离白城平歌声折磨的理由更加充分：“友情可是比爱情重要，何况还是一起睡过的男人啊。”

“你快去打开马桶把自己冲走，实在是太恶心了。”白城平那厌恶的眼神就像不小心踩上了狗屎。

“苏瞳是什么啊，怎么能被水冲走呢？”我听出了白城平的潜台词。

“他是屎呗。”武兵就是我们的名侦探柯南，说出了唯一的真相。

“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

在我的心中围绕

别人都不了

只有你知道

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

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

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

拥抱着地球闪耀

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

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看到柳雨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惊讶她会报名参加，我记得她录制有声杂志的声音，溪水潺潺，清泉淙淙，于是乎什么名次就是愿不愿意，而不是可不可能。我也不清楚这份信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暂且归结为对美好事物的迷信吧。她瘦小的身躯相比偌大的舞台就像浩瀚的宇宙中一颗暗淡的星辰，事实也确实如此，她胆怯得一动不动，原本坚定的词曲中掺杂进了不安分和不自信。她会不时地看向我们这边，我完全没有精力考虑她在期待什么或是寻找什么，我努力探索着隆隆的音响效果后面的人声，回忆着飞儿乐队《我的微笑》的每一句歌词，就像是信使RNA穿过核糖体，被翻译成载有无数个氨基酸的肽链。

歌者无意，听者有心。但是我如果有预见未来的能力，那么我会发现我只说对了一半。

“我遇见谁　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拿着爱的号码牌

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时间海

我们也常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　梦的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的意外

终有一天　我的谜底会揭开”

不同于注定是重在参与的白城平和遗憾落选的柳雨，梅梓羽就是奔跑在雪地里的黑马，不，以他的个性而言，在钢琴键盘上舞蹈的斑马，这样的比喻才更恰当。这是既足球，dota之后，我在他身上发现的第三个神技——唱歌。梅梓羽的唱歌技巧跟他的帽子戏法和triple kill一样让人叹为观止，他完美地演绎了孙燕姿的《遇见》，并成功挺进复赛。

情真则歌切，意长则声久。

当他唱到“我遇见你是最美的意外” 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双手握着麦克风俯首的样子，让我武断地认为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参赛而是唱给某个人听，我却隐约觉得这个谜底永远也不会揭开了，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当年高考试卷到底是谁批改的。不过，梅梓羽这个谜一样的生物也正是因为他永远让我们猜不透才会显得可爱。

自从上次被安雪拆穿，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联系过了，我不敢也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她也倔强地不理我。那些我构想出来的冰雪世界这几天就这么展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有点害怕她会从此消失，却不会去想着如何才能打破尴尬的局面，我仅仅是相信时间是会帮助我解决的。我每天的心情就像在和虚幻的那个她下象棋，我已被别了马腿，杀了双军，唯恐输了这盘棋，还好她先让我了一招。

“喂，夏威。”

“嗯，雪。

“你在干什么？”梅梓羽即将结束他的表演，歌曲的尾音飘在空中。

“没干什么，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夏威，赶紧再唱一首啊！”苏瞳在旁边吵闹。

“服务员，再来一打啤酒！”武兵在旁边搭腔。

“哦，那你好好玩吧，我先挂了。”嘟嘟的声音就是那个冰雪世界里呼啸的寒风，从高纬度一直吹到低纬度，热带雨林，蛮荒沙漠全都变成了寒冷冰原。

我发了条短信过去：“我不是在ktv，我在观看学校的歌唱比赛。”结果一如我想象，有去无回。

无心余后的比赛，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装作嬉皮笑脸跟他们走回宿舍的。躺在床上，内心和身体都在滚来滚去，床单被拧成了麻花，卷进了汗渍和胡思乱想，我完全不会处理和安雪的关系，也没有多少有效的沟通可以让我探听到她内心的所知所想。给柳雨发QQ消息询问，一直没有回应，于是杨依春成了另一个可能的选择，可惜的是她对我的困惑并没能提供切中的解答，对于虽然被别人追过但是至今仍是单身的她来说，这类感情问题好比问清心寡欲的方丈酒肉的滋味。

程落落渐渐从自己恍惚的决定中清醒过来，她有点后悔为什么要放苏瞳回去？给苏瞳打电话的女生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苏瞳会提出自己能否提前回去的请求？他们俩何时约定好了要他去看她的比赛？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他到底爱不爱自己？满心的疑问堆砌成一座坚实的堡垒，隐藏其中的程落落根本不清楚探出来的枪管要指向谁。

她扯出围巾上的毛线头，那是她织了好久的半成品，越来越长的毛线牵引着记忆回到了那个年少无知的年代，那些写在来往书信上的闲言碎语或是甜言蜜语，在她脑海里默背了千百遍。平淡的爱情让她一度认为就这样也挺好，又一度怀疑这样下去会走很远吗。

时间不顾一切的走着，擦伤了我们的表皮，拖着长长的难以看清的血迹，直到血流成河，然后放下我们，换上另一批勇士继续前行。

苏静云这段时间主动联系柳雨的次数多了起来。“刚才的比赛怎么样？”

“哎呀，云，我用手机录下来了，马上放给你听。”

“你确定你出声了吗？我怎么只能听到伴奏呢？”

“有点紧张，所以声音有点小，当然也被淘汰了，快来安慰下你的小公主。”柳雨撒娇的语气是对付苏静云最好的武器。

“评委老师是不是聋子啊，我们家柳雨明明唱的这么动听，我听录音都听哭了，居然不让晋级，这月奖金肯定没了。”

“切，真假，不过说的好。”柳雨一面嗔怪，一面心花怒放。

……

挂断电话的苏静云，突然不想去参加明天的训练，如果去一定要面对秦枫，但如果不去，她一定又会站在宿舍楼下一动不动地等他出现。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她，却没有足够的决心，就像很清楚明天早上有考试还是看了一晚上球赛。倘若柳雨的爱是炎炎夏日里清凉的树荫，那么秦枫的爱就是洌洌冬日里裹得严严实实的棉被，温暖却让人窒息。

与秦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易堂冬，那堆满草稿箱的499条短信只有唯一的读者。他从来没有袒露过自己对那个女孩的感情，但是他温润的的眼神，他尴尬的沉默，他小心翼翼的一举一动，早已暴露了他不可名状的爱恋。

“喂，还好吗？”这一次易堂冬按下了发送键，他深深明白如果这次选择放弃的话，那么勇气的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嗯，挺好的，我11月底可能要去北京参加舞蹈比赛，你来给我加油吧。”

“好！”

西伯利亚正在孕育着每年一次的干冷季风，这股寒流将要从大西北一直吹向北京这个没有春秋的城市，吹散覆盖在尸体上的落叶，吹落摇摇欲坠的果实，吹开紧紧掩蔽的心扉，也吹响了葬礼上带着绵长遗恨的哀乐。

一周之后的周末，梅梓羽的一曲《开不了口》震惊全场，但是因为激动的情绪而唱走了音，残酷的复赛让他与16强失之交臂。不过梅梓羽并不看中名次，他说他唱了自己想唱的，开心就好。确实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他自己开心，我们还能从他身上寻找到更多的笑料，我一直认为他是上帝派到我们身边的奇才兼奇葩，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如有雷同，也一定是他失散多年的同卵双生的亲兄弟。

当我、易堂冬和梅梓羽在苏瞳面前点餐时，你没有听错，就是这么奇怪的组合，连我自己都会怀疑这是为了制造巧合而故意拼凑的桥段。打算去超市的我和易堂冬不幸在10层的电梯门后遇见了同样要下楼的梅梓羽，他兴高采烈地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超市采购食物，我顿时觉得天黑了。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麦当劳，我看到了苏瞳，又看看梅梓羽，我把手放到了额头上，一股悲悯苍生之感油然而生，心想梅梓羽又要被他羞辱了。

“来一份巨无霸套餐，怎么才能把中杯的可乐换成大杯的？”梅梓羽指着菜单。

“如果你不打算加钱的话，那你只能念大悲咒了。”苏瞳中肯地给出了两个方案，一个切实可行，一个充满想象力。

梅梓羽坦然地接过了餐盘，不曾尴尬也没有反击，显然对于如此高智商的羞辱，他没能理解。

就当梅梓羽快要吃完的时候，我向易堂冬使了个眼色，对梅梓羽说：“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答应班长要帮他办点事，实在是不好意思，你自己去超市吧。”我突然发现说的话有点漏洞，顿了顿，“易堂冬，要不你也来帮忙吧。”易堂冬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什么事啊，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吧？”梅梓羽打算热情地加入我们的队伍。

“不不不，班长的事毕竟不怎么光彩，被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你赶紧去吧，一会超市东西该卖完了。”我拼命地摇着手阻止了他。

“哦，那好吧。”梅梓羽永远那么好骗。

“下月底跟我看一场舞蹈比赛去吧。”易堂冬把番茄酱往我这边放了放，记忆中他好像讨厌番茄这种食材，番茄炒蛋，糖拌番茄，番茄牛腩从来不碰，就连薯条也绝对单独吃，我问他为什么歧视番茄，他只说不喜欢。

“深秋歌会错过了，你就去跳舞了，你艺术细胞还真是多啊。”我毫不客气地撕开了他送过来的番茄酱，反正他也不吃。

“当然不是我了，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女的吧，我可不当电灯泡。电灯泡跟小三一样可耻。” 我塞满一嘴带酱的薯条，番茄酱像口红涂满了嘴唇，“不去，不去。”

“比赛现场都是穿得简单的妹子。”

“本人不近女色。”

“请你去簋街吃麻辣小龙虾？”

“本人不是吃货。”

“你还真是和尚啊，这么遵守戒律！”

“本人不受挑衅。”

“过两天给你唱首我写的歌呢？”

“本人禁不住歌声的诱惑，成交。”

苏瞳正好下班，便一起回了学校，超市没去成。我躺在床上，嘴里没有来回咀嚼的快感，mp3在上午拼尽了最后的体力也跟我似的瘫痪在了写字台上，我委婉地谢绝了地主刚泡好的咖啡：“客气了，我还不想服毒自尽。”

我直勾勾地盯着白色的屋顶，失去了所有感官上的享受，于是脑细胞变得活跃起来。为什么那个周末苏瞳提早回来了？白城平跟他的陆清发展得怎么样了？梅梓羽还能展现出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技能？易堂冬非要拉着看舞蹈比赛是为何故？那个未谋面的女孩到底是不是他喜欢的人？还有，我要如何做才能让安雪知道我是多么在乎她的？还有还有，那个柳雨？还有还有还有……乱七八糟地疑问足够编写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了，只可惜尽是问题却没有答案。

混乱的念头和猜想在大脑的沟回中横冲直撞，一场思维车祸带走了太多的脑细胞，于是电信号越来越弱，弱到昏睡击败了思考，静止替代了神动。我隐约闻到了寒冷的北风气息，夹杂着浓郁的咖啡分子，以及刺鼻的血腥味道。第一个肯定是我的妄想症在作祟，那个每每重现的冰雪世界，第二个不过是白城平在鼓弄他的“变形金刚”制造出来的，第三个是我无法找到缘由来解释其合理性。

楼道里声音渐大的嘈杂，让人感到不安，他们在传递着什么消息，在评论着什么事件，又在感慨着什么。武兵走近了寝室，房门砰地反身撞到了墙上，惊醒了陷入冥想的我。

“你们知道吗，刚刚有人跳楼了！”自习回来的武兵带来我需要的答案。

“现场还没处理吧，快去看看！”白城平放下了他的杯子。

“夏威，赶紧的。”苏瞳来了兴致。

“我，我还是不去了吧。”曾经掩埋进记忆深核的噩梦再一次被唤醒，残垣断壁的废墟上刮起了昏黄的沙暴，那只凶狠的恶魔呲着的尖锐獠牙，沾满了我被它肆意撕咬后的血肉，少不更事时那袭坠落的身影就是这只重生的恶魔。

我被白城平拽下了床，意识极度清醒，身体却像梦游般跟着他们走出了寝室。站在人群外围，我并不敢去看躺在地上的尸体，以及飞溅到周围的脑浆和血液，血色的玫瑰就这样盛开在了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急促的呼吸带走了体温，我感觉四肢冰冷僵硬得就像是座石雕，多在这里站立一秒，就多一分被石化的危险，逃离是我唯一的渴望，不亚于对生的渴望。我在他们把所有注意力都倾注于研究是谁，为什么跳楼的时候，悄然逃回了寝室，发抖的手艰难地打开了卫生间的门，无力地扶着门，顺势滑到了门后，瘫坐在地上，手机从口袋里飞了出来，像婴儿一样无辜地看着我。

我反复温习着那场噩梦，那个女孩在写满一黑板“夏威我恨你”之后，跳楼自杀了，同学们的切切私语，班主任的责问，她父母的死缠烂打对12岁的我来说就是千军万马踏破了自己的山河，侵占了自己的世界。

手机铃声响了好几遍，那是我特意为安雪设置的铃声——我们共同喜爱的歌手的新歌，但是以我现在的状态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让她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我想多听听这首歌。

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第五次响起的时候，苏瞳平定了喘息站在我的面前，他弯下腰捡起了手机，我并没有制止他的举动，甚至我希望他能帮我告诉安雪我至少还活着。

“喂，你好，我是夏威的舍友。”一点也听不出来他是放弃电梯跑上楼的。

“嗯，他怎么不接电话呢？”

“刚才听说有人跳楼，我们就一起下去看，但是没多久发现夏威不见了，现在找到他了，在寝室的卫生间里蹲着。”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也不清楚，让他接电话吗？”

“好，麻烦你了。”苏瞳打开了卫生间的灯，走开了。

“喂，夏威，你怎么了。”我听到了喜欢的女孩的声音。

我尽力装作正常地说没事，却被她反问：“没事你蹲厕所里干什么，好闻啊？你到底怎么了？”

“就是有点害怕。”那些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回想的事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好久没说话了，跟我聊会天吧。”

“好”安雪的语气安静了下来，仿佛回到了我们还是同座的时候，“对了，你也不送我一张周杰伦的新专辑，上个周末我只好自己买了一张，然后一直听，我特别喜欢《说好的幸福呢》，还把歌词抄了一遍。”

“今天中午在食堂打饭的时候，我那件花裙子被别人打翻的餐盘弄脏了，吃饭的心情一下没了，赶紧回去用洗衣液泡上，还揉了好久，终于看不到污渍了。”

“高数每堂课的内容都好多好多，我发现我都记不过来笔记了，没有我的笔记抄了吧，想你肯定就不记了，一定是这样的。”

她像个逗哏的，使劲浑身解数的地说学逗唱，而我只是“嗯啊这是”地回应着，即使我说不出什么带有具体意义的话说来，也不能让她演独角戏，心情便在简单的回应中恢复了正常状态。

……

“和尚，你到底害怕什么？没财又没色，有什么可害怕的。”调侃我成了我们在一起后她最大的乐趣，花样单一，却乐此不疲。

“我害怕失去你。”我确定此刻的我，恐惧的并不是噩梦，而是她的离开会带走属于我的纯真美梦和属于她的冰雪世界。

“那你还不主动讨好我，哼！”

“好，下次注意。”

坐在楼梯间的安雪不悲不喜，那点将熄未熄的微茫火苗因这“意外情况”又可以挣扎一阵，几次无人接听的电话和沉默不语的男朋友，让安雪说出分手的勇气流灭在嘴角。“那就再给我们的爱情一次机会。”安雪自娱地念了一句不知有没有效果的魔咒。

探寻爱情的道路上，谁不是尴尬地走着，忘记了初心，也不谋划未来，像倒置的沙漏，终有一天会随时间流逝得一点不剩，我想着多日不联系我的安雪这几个未接来电里隐藏的含义，于是总结出了那样的句子。

柳雨这段时间不太愿意接父亲的电话，原因是他并不看好女儿和苏静云的爱情。

“小雨啊，你考虑好了吗？”

“爸，你能别劝我了吗？我就想跟他在一起！”柳雨的语气突然强硬了起来，吐出的文字变成了石子，乒乒乓乓地打在话筒上。

“你们异地恋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柳雨的父亲下了定论。

“异地恋怎么就不能有结果了。”

“而且你知道他家庭条件也不好，他因为踢足球才上的大学，什么时候才有出路啊。”

“爸你别说了，你怎么能这么物质呢。”愤怒变成了无奈。

“你再好好想想吧，我不太想你们走下去。我不希望女儿的未来……”

柳雨挂断了电话，无奈变成了悲伤，紧接着泪水淌满了脸，她揉着发痒的眼眶，就像挤着海绵里的水，泪腺越发地活跃起来，清晰分明的眼睫毛粘连成风雨中摇摆的柳条，在爱情的宣纸上挥洒了一笔沾多了水的墨汁。她感到心脏触了电般麻痹得疼痛，这份疼痛来相比止不住的抽泣，简直不值一提。

“你怎么又要女儿跟他分手啊？”

“跟着那个小子没未来啊……”柳雨的爸爸叹了口气。

“女儿的未来，我们都清楚，如果你总是这样，就不怕她……”

“我还没说完，她就挂了电话，应该是哭了。”

柳雨的父母担心着女儿的未来，那是柳雨根本就无法预测到的未来。

空竹难，难于上青天。苏瞳每次都接不住从天而降的空竹，这么多日的练习，弯腰伸手成了他最熟练的动作。他却自嘲地说：“这样可以锻炼腰腹力量。”武兵的话彻底把苏瞳噎了回去：“你这就是学游泳的，整天在池子里挣扎，没学会游泳还说自己喝了不少免费的水。”苏瞳舔了舔嘴唇说：“还有点咸。”

我和白城平做了件错事，我们私自把程落落寄给苏瞳的手织围巾捆在了脖子上，一个摆着剪刀手，一个张牙舞爪，然后武兵偷偷记录下了罪证，庆幸的是，苏瞳并没有发怒，不过当他看到武兵拍到的照片时，翘起的嘴角真是好看：“下次你俩得意的时候，请把贱人两个字从脸上擦干净。”我顿时理解了笑里藏刀的深刻含义。

自从那次无意的聊天，渐渐跟杨依春熟络起来，我对物种的认知也被彻底刷新了，原来智商评判标准和人类有差异的梅梓羽并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种群。

“你们是不是天天吃包子啊？”

“不是啊。”

“那么好吃为什么不天天吃”

“不想理你……”

“你们的包子是不是叫狗不理？”

陶飞还是没有打破“恋爱不过三个月”的诅咒，打算在宿舍楼下等着陈荟婷的他看到自己的女朋友朝另一个方向挥手，然后挽住了另一个男生的臂弯。他打电话说我乌鸦嘴又灵验了，我怎么是乌鸦嘴呢，明明是狗嘴，没有吐出象牙的狗嘴，不会说话的狗嘴。

我遇到了一个两难问题，安雪问我要不要去西安古城找她去，如果我说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她理解为毫不在乎她，而我答应她却没有足够的钱付路费，就是不守信用。我计算了下生活费后脱口而出的“有机会再去吧”成了最糟糕的答案。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条西图（Seto）集团为旗下杂志Luxo招聘实习生的广告，招聘形式是征文，奖励则是10台当下时兴的ipod nano，不为别的我也要拿下这个奖品，毕竟我那个快寿终正寝的mp3确实应该淘汰了。

我终于听到了易堂冬应允我的那首曲子，由于没有歌词，他只能嗯嗯啊啊地哼唱，倒也有几分趣味。

就是这些琐碎的小片段，剪辑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眼前的一切都是银幕，身后的一切都是素材，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最优秀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在将要到来的平安夜，一张明信片，一通电话和一个被告知的真相吹响了分手大军前进的号角，我们挥舞着的手臂却像白色的投降旗。

海水冲刷着我们的海岸线，沙滩上尽是我们出现又消失的脚印，歌声唱哑了我们的喉咙，阳光晒伤了我们的皮肤，什么也无法阻止我们面朝大海，伸展双臂，即使没有春暖花开，即使不清楚顷刻间到来的是欢快的浪花还是汹涌的潮汐，我们无畏，却也无知。